



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达强 甘黎明

ISBN 7-218-05259-2/K · 1012

全套六卷：315.00元

本 卷：50.00元

目 录

- 中越革命党人抗法运动记 邓警亚 (1)
- 国民党建立装甲兵种概况 梁 燕 (11)
- 广东宪兵起源及其活动情况 曾 颖 (25)
- 解放前反动政权在中山征兵的怪状 肖宝耀 (30)
- 逃难来粤之德国“青岛”舰 赖祖鑊 (32)
- 对参加蒋、阎、冯战役的回忆 谢琼生 (33)
- 第四军参加第四、五次围攻中央红军纪要 陈孝伟 (41)
- 参加西南反蒋活动忆述 陈庆云 (46)
- 有关徐名鸿被害的一些情况 杨西涯 (54)
- 关于 1927 年两次粤桂战争史料订正补充 卫 恭 (59)
- 南京步兵学校的点滴内幕 梁秉枢 (64)
- 我参加邓演达领导的一次未遂倒蒋活动的原因和经过
..... 赖 刚 (72)
- 南昌起义打乱了汪精卫的阴谋诡计 赵 兰 (81)
-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留美军官 陈海雄 (88)
- 广东革命军政府飞机队 黄汉纲 罗雨林 (92)
- 清代广东州县的幕友 李达才 (94)
- “宁粤合作”前后我的活动 樊崧甫 (118)
- 回忆 1946 年广州学生争民主反内战示威大游行 刘南文 (123)
- 薛岳“追剿”长征红军忆述 魏鉴贤 (128)
- 第九军官总队见闻 何凯诒 (146)
- 关于蒋军后方勤务部的改组 吴思藏 (150)
- 联勤总部供应局点滴 吴思藏 (156)
- 国民党兵役制度黑幕片断回忆 李汝祥 (166)

国民党统治末期党工会报的一些内幕·····	饶纪锦等(172)
罗卓英主粤政时期勾结香港英帝进行反共的一例证 ·····	林侠子(177)
新会县参议会种种·····	黄鼎三(180)
关于中国济难会的组织·····	陈占标(194)
关于薛岳杀害廖鸣欧烈士的有关情况·····	江锦兴(197)
爱国报人张怀真与汕头事件·····	张隆昌 张玉英(201)
胡汉民和陶行知的一段谈话·····	陈大文(204)
广州农讲所受训记·····	许卜五遗作 陆印泉整理(205)
我跟随过四十五个县长·····	张梓琴(211)
清代衙门中的师爷和大爷·····	沈琼楼(215)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粤民巧妙杀英夷传闻·····	陈景侣(232)
石友三叛变前后我的见闻和经历·····	魏元晋(235)
林桓和广东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	陶慕予(240)
广东政治干部培训班的情况·····	颜启丰(255)
法帝国主义占领广州湾时期坡头人民的抗法斗争 ·····	苏宪章(263)
广州中山纪念堂史实·····	刘成基(274)
李、章合作与中国民主行动委员会·····	郭翘然(282)
1929年两次粤桂战争与广东的内河航运·····	林仲菜(293)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华侨学生概况·····	曾其青 曾俊伟(321)
1926—1931年的中山舰·····	张葆英(328)
见闻杂记·····	莫雄(338)
黄埔讨蒋“剿共”同学会·····	魏治和(362)
胡宗南集团惨败宜川纪实·····	蓝卓元(366)
广东海军学校生活回忆·····	赖祖伊(378)
中原军阀大混战中的衡阳战役·····	陈燕茂(381)
广东军校的前前后后·····	李如杰 冼伟智(386)

- 国民党时期的军需杂谈····· 吴思藏(390)
- 葛肇煌与“十四号”人马····· 陆 满(407)
- 汪伪时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概况····· 陈黄荫(409)
- 陈诚投蒋叛卖邓演达····· 李洁之(417)
- “九一八”后陈炯明与段祺瑞联日倒蒋运动的秘密
····· 丘健军(419)
- 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的回忆····· 姚希明(422)
- 我所知道的新一军····· 苏 信(430)
- 忆进步的中大农学院生产团····· 黄 明(436)
-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片断回忆····· 陈孝伟(444)
- 参加蒋军“四平街”战役的回忆····· 姚奠基(458)
- 程潜建国攻鄂军史略····· 何元恺(472)
- 陆军大学校片断····· 曾其清(483)
-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兵站的黑幕····· 苏赞生(496)
- 抗战期间余汉谋十二集团军军官补训团概况····· 钟 森(502)
- 我参加广东军校政治深造班训练的回忆····· 江锦兴(510)
- 由考县长至当县长的回忆····· 秦庆钧(518)
- 民初我代表广东省临时议会去北京请愿控诉
广东都督陈炯明的始末····· 温雄飞(口述)(549)
- 我所知道的方鼎英····· 沈重宇忆述 沈元加整理(555)
- 略述叶夏声之生平及其律师生活····· 邱庆镔(565)
- 蒋介石的青年军片断····· 何永悌(584)
- 辑录鸦片战争事略····· 孔昭晟(589)
- 澳门与维新运动····· 冼玉清(619)
- 四十六年前岭东起义黄岗遇难之回顾····· 翁辉东(623)
- 解放前罗定、郁南争界案始末记····· 张敏鹏(623)
- 胡宗南在西安建立反革命老巢始末记····· 蓝卓元(647)
- 关于广州妇女运动的回忆····· 马少芳口述 谢燕章整理(665)

潮州社会主义运动史略·····	隐 中(674)
我所知道的惠州“新学生社”·····	温奋新(688)
张学良的储才馆·····	冯执绥(691)
中山大学军训回忆(1925—1931年)·····	张学博(697)
在国民党特务控制下的囚牢生活·····	余勉群(706)
前后四十七年间的旧广东警官教育·····	林仲菜 李达才(724)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右派斗争在潮汕·····	吴华胥(731)
回忆“八一”起义前后的第二方面军·····	陈孝伟(739)
大革命时期汕头商民协会对右派势力的斗争·····	古梦真(745)
花梨行三团参加己未起义资料·····	佚名(753)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 ·····	霍实子 李直峰(754)

中越革命党人抗法运动记

邓警亚*

1885年,法国通过侵略战争强迫清朝政府签订《天津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法国占据越南后,在亚洲方面,夺得大片殖民地,又可利用越南作侵略中国的桥梁,扩展其野心,于是锐意经营,冀谋巩固其远东势力。特设安南总督一员,统治此邦,厉行暴政,以致民不聊生。爱国忧时之士,目睹同胞遭其压迫敲诈剥削,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犹为痛心疾首,本救国救民之观念和反帝独立之热忱,纷纷寻求出路,展开抗法斗争。为避免其监视和迫害,不能不离开祖国,远走他乡。是时正值日本维新期间,薄有资产之知识青年,群向彼都留学,此乃越南有名之东游运动(中国同时亦有此情况)。而提倡这次运动者为潘佩珠。

潘乃科甲中人(1900年参加乡试中解元),通儒学,能文章,当时有才子之称。越南沦为殖民地后,著有《越南亡国史》奔走呼号,从事反法救国活动。在宣传工作中,唤醒人民拥护国家,并鼓励青年人士出国求学,复以身作则纠合同志数人,于1905年春,航海至扶桑。时孙中山先生亦从欧洲至日,方正式组织同盟会,各省留学生纷纷加入。在东京之华兴会、光复会领袖及成员亦同时合并。于是召开成立大会,声势浩大。驻日清公使申报北京政府,清廷为之震惊。巢南子(佩珠别号)为争取国际革命人士支援,扶助祖国独立,首先与孙中山接洽会晤。双方曾在致和堂旅馆讨论革命方针及交换政治意见。中山极力抨击君主立宪,认为它与我国康有为、梁启超宗旨相同。两人经过数度激烈的辩论,始为中山先生所

* 作者当时系同盟会会员。

折服。潘乃弃君宪易民主。然关于中越革命工作程序,两者仍存在分歧。缘中山认为越南同志宜参加中国革命党,若成功后,中国当全力支持亚洲被压迫国家人民,而首先援助越南反法独立。潘氏则坚持中国革命党应及时支援越南抗法,俟独立之后,以越北为中国革命根据地,夺取两广地盘,然后进窥中原,扫荡幽燕。两人距离差异之处,在乎先人后己与先己后人之别。程序之意见虽有不同,而政制之形式已趋一致。孙先生居留东岛数次,远在潘氏之前,与此间朝野名流及革命人士,往还交际,早结下深厚友谊。由是潘氏得与头山满、犬养毅、萱野长知、宫崎寅藏等同情民族革命分子缔交。1909年,法政府侦悉越南留东学生有革命企图,遂编列黑名单,提向日本内阁交涉,要求将其开除学籍或取缔离境。日政府遽允其请,东游运动遂遭梗塞。是年3月,佩珠亦被东京警察当局驱逐出境。1910年,潘氏辗转流徙至广州,以粤省边境毗连祖国,为策划反法活动最适宜之基地,决定居留扎根此处,不再游移。于是开始从事工作,联络各同志,团结力量与殖民者斗争。惟是一般党员自身生活非常窘困。他们多在省港澳三方面出卖其编撰之著作,以个人书业利润,供多士日常必须之用,其艰苦情形,不言而喻。幸而中国党人,多表同情,慷慨相助,赖以渡过其穷愁岁月。辛亥革命胜利,散处各地之越南党人,云集于当时革命中心广州,渴望得到革命后中国的援助。1912年(民国元年)3月,在孙中山的热情支持下,潘佩珠假座沙河刘氏宗祠(当时刘永福寓于此间)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将久经沉寂由潘氏在国内倡导之维新会,改组为光复会,提出比较明确的纲领:“驱逐法国殖民者,争取越南独立,建立越南共和国”,并推举潘为会长。苏少楼亦参加为成员。光复会于是宣告成立。佩珠肩负领导重任,乃致力于会务进行,加强征收会员,增厚抗法力量。又派遣一批实行委员,潜回三圻各地,秘密活动,广收会员,俟机起义。然会中经费,大为支绌,苦难解决。苏少楼主动效法兴中会时期孙逸仙博士在美洲发行军

用票募集经费故事，印就五元、十元、二十元、百元四种军票，潜藏于中国同志之东平医社。复在该社侧邻，租贷双层民房一幢，为会员宿舍及活动机构。所有款项，端赖热情之人捐赠。其中奔走募集最力者，首推少楼氏。彼少时经商越南，对其风土人情言语俗尚，知之甚详。

早在民国前，孙中山偕邓慕韩、胡毅生、黎仲实由日本至西贡，将有所活动。惟情势中变，未能实现，只得暂行停顿，乃乘此时机扩充党务。在河内、西贡建立同盟分会。侨胞参加者，络绎不绝，少楼亦是盟员之一。三月廿九党军失败后，南方统筹部仍图再举。侨民归国请纓者，仆仆于途。少楼亦急返顺德故乡，策动农民发难。适武昌首义，各省群起响应，吾粤党人亦已部署成熟，东江义旗甫揭，便攻克惠州名城。东莞新安相继光复，南番丰顺各属民军会师乐从，进薄省会。水师提督李准，见大势已去，为保存生命，派人向党人投诚，并通令全部巡防营易帜，八旗官兵亦表示决不抵抗。广东乃兵不血刃和平独立。少楼所部民军改编为毅字营，委为统领，开驻城北。南京政府成立，南北代表开会议和。而此际广东各路民军集中广州，餉糈浩繁，财政奇绌，少楼穷于应付，只有尽个人职责，以身作则，引起同胞观感，解脱戎衣，毅然呈请遣散归农，卸职休养。是以潘佩珠引为肝胆之友，倚作他山磐石，亦光复会中不可缺少之骨干人物。

余与少楼虽同属盟员，但从未合作共事，漠不相识，彼此只在报章上知有其人而已。一日余戚陈田（三水人，亦安南归侨，黄兴在钦州起义时干部）偕少楼至平民报探访，话及安南掌故，不胜太息，痛恨法兰西统治之凶横，亡国人民遭遇之悲惨，唤起在座者同情心。继复谈到安南革命党在粤抗法运动，并邀我与彼中领袖会晤，余欣然允诺。所以余获与巢南子缔交，盖因少楼为居间也。翌午来报馆同我至东平医社侧之机关部与潘佩珠会见，谈顷，此老即开诚吐露，将其生平抱负和所拟今后进行规划与最近改组会务状

况，沥情相告，巨细无遗，并要求协助其发展，足觐潘君心目中已预测我是能守秘密，决不泄漏其计划之人，不以非党员见外矣。余因其态度诚恳，亦为感动，立表同情，愿以个人渺小力量，替抗法援越效劳。经此一席话，我便成为潘君抗法运动新伙伴。

会见潘佩珠后之次日，我与少楼往刘浦亭（永福）处，投谒阮述。

先由少楼介绍。阮氏年辈比佩珠更高，我乃执后辈礼。便征询其最近政治主张，并对法帝侵略观感。他高谈阔论，滔滔不绝。但归根到底，仍系抱持忠君救国一贯论调，复企盼我中央政府暗里支援越南人脱离法国独立。此种意见，存有浓厚的幻想。余以初次见面，未便造次反驳，致惹起对方不满情绪，只领首而已。少楼亦领会此意，俟其说毕，闲聊题外别事结束。最后声明，我们此来获益不浅，甚感兴趣，他日有暇，当再来领教。遂与其握别而返。归途同回报社，谈论此行情况。某以阮氏成见甚深，属于顽固一流，难以说服。当巢南子未抵广州之前，大部分越侨都唯他马首是瞻，并无别向。彼亦善于团结，能起领导作用，不啻为保皇党魁。因他是王室贵胄，站在王室近支特殊地位，必然以维护阮氏王朝，保留君主统治权威为目的。况且亲受王谕，奉敕来华求援，使命在躬，与古人传达衣带密诏同等重要。职责攸关，原无足怪。所最可惜者，既与光复会政纲发生矛盾，势难使其通力合作，长此分裂，益形涣散，殊堪太息耳。余答云，你与他平素稔知，何不劝其改弦易辙，共谋国是。某摇首不语，面有难色。余起而言曰：然则可否由我负责进行。

明晨，余乘车至刘家祠见述老。座无别人，正好讲话。先谈中法战争经过，旋及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所立之保皇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斗争，结果则革命胜利，君宪失败。揆诸原因是由于潮流趋赴，人心归向所致。贵国潘佩珠当初抱定尊王攘夷，与您老所持尊君救国宗旨，若合符节，现在他鉴于时代迁移，引中国为榜样，

欲推倒法帝，建设自由独立之安南，必须全民一致，团结进行，故将原日之维新会改组为光复会，以期取得革命成果。但人微力薄，任务艰巨，深惧不克负荷。为健全组织，以纾国难，除获得此邦革命党人赞助外，还呼吁祖国同胞，群策群力，联合进行。尤其是盼望您老人家逾格提携纡尊指导。此乃我们中国党人与光复会同志共同讨论所得的结晶。由晚辈趋庭汇报，敬候指示，以便转告同人。

阮述聆悉，默然良久，始开言曰：予在安南五牒中，系属先王雁行之列。在情在理，都应拥护王家。若附从民主，似乎迹近叛变，于心有所未安，且无从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故他人可以提倡民主革命，独阮某不应出此，况日暮途近，始行变志，晚节弗终，必昭后世唾骂，不若我行我素，各走各路。某纵不赞成民主共和，亦断不肯效康有为之抨击革命，而反对光复会之进行。让我克全臣节，获得微名，两存其便，不知先生以为然乎否乎？说罢，有不胜感叹之状。余云：以救国为重，尊王为轻。爱惜身名，尤其余事。国家若亡，人君尚应死社稷，况无九五之后，又乏万乘之权。倘拘守小节，而舍弃大义，千秋万世，亦所不取。先哲云，“朝闻道，夕死可矣”。您老年高望重，振臂一呼，群山皆应。如能推倒殖民主义者，功自我成，固属快意。如或不然，假令后起有人，可以建立共和，驱除法虏，则虽非目睹，亦觉心安。盖人无永生，物无不朽。即使撒手尘寰，亦可含笑而逝。这番说词，纵不免交浅言深，惟理直气壮，放言无隐。当余陈述既毕，平心敛气俟其答复之际，此时阮氏默然良久，内心已有转变。突言曰：苟利国家，力所能逮，决弗敢辞。余即申述分则势弱，合则力强，必须联合战线，共同抗法，方克有济，要求他率领徒众，尽量加入光复会，共策进行，以其收复故土，还我河山，建立自主之安南民国。阮氏对比，不再异议，完全接纳。并声明迅速履行，于是潘阮两派统一战线，已告段落。

正当岭南佳果成熟之候，余折柬作东道主，邀请潘阮二君，宴于珠江画舫，并约苏少楼、郭崇基（余之同学，时任陆军第五混成协

军医处长)、黄仲茂(安南人,毕业于广西干部学堂,佩珠的军事计划者)为陪宾,在珠江船上作长夜谈,商榷反法大计。巢南子作出分遣同志潜回国内,策动民众,创立光复军,揭竿发难计划。众人均无异议。余继续发言谓,法帝侵占越南垂30年,基础渐固,此时不击,后患便长,如欲收速战速决之功,宜采取内外夹攻,两面作战的方略,庶消耗小,而收效宏。且法军战斗能力脆弱,黑旗军以旧式编制,劣势器械,亦能将其挫败,可为明志。然欲取得外援,莫便于求诸近邻,暹罗固不定靠,惟有结连中国。余拟由粤省同志,组织一支援越军,从边境突入,策应内陆起义之光复军,使彼两面受敌,首尾不能相顾,俾一击就中,易于摧毁。全体亦均赞成,遂将两项建议,作为实行方案,并确定中越义军的名称,各自另途发展。这次宴会,名为祝贺越南革命势力团结,实际联成中越反帝双方组合,非平凡之饮食应酬可比。从此,少楼与我便着手联络群众,筹办“振华兴亚会”会务,为援越枢纽,先以曾赞助越南革命党之人为种子,次第串联,逐渐开展。短期间已超过双百数量。在贴近都督府之新丰街租定民房为会所,缘于阴历八月召开成立大会,选出我当会长,潘佩珠为副,苏少楼任总干事,综揽会务,即席动议为越南革命党募集经费,当堂认购军用票共千余元。得此成绩,足见中越党人有牢固情谊。

光复会因两派联合,为融洽党群及分担职务,亦进行改选。佩珠先商于阮述,拟推为领袖。惟坚不肯就,故仍举潘为总理,苏少楼为副总理(初期已有我国部分同志参加会籍),苏以一身兼两机关要职,其不辞劳瘁支应裕如,能起作用,诚不易多得,我对之衷心佩服。而“兴亚会”唯一主要工作,端在如何组成援越军队。少楼以百忙之躯,因无暇兼顾,佩珠又非土著,来自异邦,人地生疏,工作岂能顺利?于是,此项千斤重担,落在我个人身上,惟自审军事学识未尝问津,关于战阵之事,经验又极度缺乏,何以克当运筹帷幄之负荷?与其踟蹰从事,毋宁及早物色人才,选贤自代。忖思浦

亭刘将军，乃抗法名将，久历疆场，如能邀其出任，策划戎机，则问题可迎刃而解。于是约阮述同谒刘将军，告以来意，恳请出膺艰巨。将军聆悉，喟然以年老难任驰驱婉辞，将来若义师突起，旌旗招展于东兴桥畔，当着吴风典（刘之爱将，骁勇善战，入关后官抵参将），号召钦州子弟及遗存部曲，编为别动队伍，与你们比肩作战，用报越南父老而已。语至此谈判遂告终结。虽未如愿以偿，然不啻伏下我军一支别动队矣。

不得其上，又思其次，拟在广东各军队中，潜行运动，使为我用，但环顾各高级将领，能披肝胆，话心腹，不至泄露招祸者，只得黎萼一人而已。黎字建侯，湖南人（同盟会会员），时任广东陆军第五混成协协统，清末曾充新军干部，与葛谦在军中潜谋举义，事泄被捕，葛处极刑，黎遭永禁，至广东独立，始行出狱，数日间收编了湘籍之巡防营，暨广安韶安惠安水军，成立建字营，进驻布政司署，守卫藩库，原封不动，保存纸币现金 200 余万元，丝毫无损，军府以是嘉之。因其纪律严明，枪械充足，旋编入正规陆军，仍以建侯为协统。当其成军伊始，邀余为参谋长，辞以不谙武事，荐张剑青（前可报记者）自代，并介绍郭崇基为军医处长。故余与彼之交谊，肇基于是，恃此关系，所以胆敢坦率进言。经过协商，取得其同意，决定拥戴黎萼为未来之援越军总司令，所谋已遂，只候时机。

1913 年黎部番号改称陆军第五独立旅，旋任命为潮梅军务督办。我因其已取得独当方面地位，以为成熟之期，渐露端倪，爰与建侯议定，抵任之后，必须在半年之内，返穗运动调赴钦廉，并商定明文发表之后的进攻计划。届时光复会便督促潜伏在内之同志迅速发难，法军必致力于镇压内乱。从中法媾和迄今，已历廿余稔，两国边防日久相安，戍守松懈，戒备不严，乘其间隙，可托词会操，呈报军府，全旅集中东兴。然乃召集全体军官会议，佯称法军入寇云南，奉令进攻安南，牵制敌人，桂省亦协同动作等语，然后实行改装易帜，即时以迅雷疾风之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下许进不许退

之令，作破釜沉舟之举，突入芒街，先将法军边防部队，全行扫荡，一鼓作气，定必摧枯拉朽，稳操胜券，所过城市，如遇阻兵，亦剿灭，仍长驱挺进，夺其腹地要区，与光复军取得联络，分向其军事重点猛攻，摧毁其主力。此时安南各部队必有响应，如法帝驱使其与我作战，宜向之招手来归，详陈利害，晓以大义，可收倒戈歼敌之效。殖民主义者陆军既被消灭，虽有海军亦无能为，则我辈耕耘，可庆丰收矣。计划安排已毕，黎便赴任所，企待依时执行。

后袁政府借款告成，排除异己，阴谋称帝，皖赣粤三省都督先后免职，陈炯明继任粤督。建侯非彼关系，且接近汉民，夙为陈部之东江派所嫉，而陆军两师均竞存代督期间所扶植，为造成清一色系统，遂将黎粤罢免。个人得失事小，影响革命前途甚为重要。原始方案，悉被推翻，实践无由，补救莫及，援越壮举，云散烟消。

广州法国领事署，侦知潘佩珠在粤进行策反活动，照会广东都督，要求将其驱逐出境，以敦睦谊。余得讯，劝佩珠暂避风头，俟事过情迁，再来此地，潘亦以为然。为避免巡逻者耳目，偕其乘舟从芳村至石围塘，乘广三铁路车至三水河口，由港乘轮船至香岛，不图此行乃我两人最后一次之相叙。未几，新丰街会所，因往来人众，惹当地警署注目，认为形迹可疑，报告上级，嘱其严密监视，消息传来，迫不得已暂时停止活动，从事迁徙，以策安全。先是袁属龙部济军力量，不足以制陈炯明，遣梁士诤（字季典，士诤胞弟，前广州大清银行分长，武备学堂毕业）携巨款回粤，在东园潜立机关，收买陆军将官钟鼎基（一师长）、苏慎初（二师长）、张我权（第五旅旅长）、覃鏊钦（军府参谋长）等，使拥护中央，而陈竞存尚不知其部属已卖身投靠于敌人。参谋长陈宦以龙济光虽曾任广东新军协统，但与中下级军官素无情感，恐有抵触，荐前新军标统黄士龙于袁，预先委为广东护军使，以控制粤中正规部队。

军方反侧阴谋，既筹措就绪，又着秘书长梁士诤假回乡为父亲祝寿之名，乘间招罗革命党人，饵以官职，诱为己用，以分散政敌力

量。阮述不知其内幕，因梁乃袁氏心腹，公府要员，欲靠此线索，透过中国元首，取得其援助革命，要我居间进行，勿错过此良机。但余识袁氏素来行径，都是媚外压内，必不敢开罪于法帝，料无效果。惟不愿却此老之意，使其失望，始勉强为他尝试。当政界召开欢迎梁士诒大会于东园时，余以新闻记者身份，参与场中。听至梁氏演说时，讲坛上江孔殷忽同一来客，从后而下，行至余立足处，邀我至东所商谈。余以突如其来，微感诧异。开始叙话，霞公替双方介绍，指来客云，此君乃燕老随员，贵同乡敝同年麦太史，语毕扬长而去，以便我两人扳谈。余握手称麦为姻伯（他胞兄乃余姑母之夫）。略叙寒暄之后，便说现时北京政界广东人不多，尤其是我们三水同乡更为落后，只寥寥数人，故此次燕老归来，拟乘间罗致一批人才回京。在公而言，固为国求贤，私的方面则增强粤人势力，一举两得。尊甫与燕堂同谱，又属世交，有此渊源，比诸寻常关系，更为亲切，如能联袂偕行，同赴京华，合谋发展，前程无可限量。余稍加思索，已洞悉其企图，借词婉拒，随乘机告以有在粤前安南使臣阮述，现与其侨民方经营复国，拟谒见燕秘书长，请其代达袁总统体念旧时藩属沦于法国，水深火热，呼吁情殷，冀望我国援助，未审秘书长能许其晋谒面陈否？麦断言答谓，目前我国甫经列强承认，政府方图报为敦睦邦交，岂能助越人以抗法国，元首意旨，燕老亦不能转，虽肯接见，亦无济于事，似乎不必多此一举，希将此意报告前途。阮公之希望，便告沉寂。

癸丑二次革命，北京驻广州间谍朱通孺，向龙氏告密，指余党从孙胡煽惑人心，鼓吹叛乱，济军入粤，议论未改。龙据此派兵捕拿（我因朱基被捕就义，已由乡转桂林暂避，次年往港在真报仍鼓吹讨袁），并将平民报封禁，及袁政府明令解散国会，并将民党两百余人，分行各省通缉归案，家兄慕韩与余均名列其中，故不能在国内立足。苏少楼亦于1914年逝世，兴亚会之寿命遂因而告终。而潘则冒险返粤，仍图活动，以致被龙济光逮捕入狱，拘留三年之久。

在监禁期间曾著有狱中书,略叙在粤活动事实(经刊成小册子,余曾过目),直至 1917 年,龙氏被逐至琼崖,始获释放。而余与潘佩珠之联系,在民国二年冬即已脱节,与越南党人的联系,便告中断。